



當一個人連自己的身心都無法管好，又怎能管理他人之事？「心」是萬物之本，沒有把根本管理好，只管理枝末，人生當然不會圓滿。



拉達克的小孩

文／星雲大師

一九九四年，我到印度的拉達克弘法。拉達克的地理位置十分靠近喜馬拉雅山，臨近冰河地帶，四季溫差相當大，夏季熱得寸草不生，看不到什麼昆蟲；冬天冷得要躲進洞子裡避寒，一年有半年以上是雪季。儘管那裡的物質條件十分貧乏，但是當地居民樂觀善良，生活得安然自在。

我們初來乍到，不是很習慣高山的生活，但是有幾件事情，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

有一次，我們的車子已經開動，準備前往下一個行程的時候，遠遠地，有一個小女孩手上拿著一朵花，追著我們的車子奔跑而來，我趕緊叫車子停下來，搖下車窗，接過了她遞上來的一朵金黃色小花。見小女孩含著微笑，我心裡就想，在這個寸草不生的地方，她一定好不容易才找到這朵花送我，對於這樣一份貴重的情意，我該送給她什麼好呢？由於事情來得突然，來不及多想，我立刻就將手上的一串念珠送給了她。當車子再度開動的時候，一路上，我總覺得，實在對不起那個小女孩，我應該再多給她一點什麼。

回到旅館，我就請侍者把花放進瓶中，只是，隨行的徒眾都不能理解，為什麼我要把這朵小花視如珍寶？

另外，在那一趟行程中，我們也安排參訪一座寺院。參訪當天，艷陽高照，沿途幾百個從四歲到七歲的小孩，赤著腳在那裡排隊迎接。我們原以為車子經過了，他們就會解散，沒想到，等我們參觀了近二個小時後再回來，那許多小孩都還站在原地。看著一張張虔敬的面孔，一雙雙合掌的小手，心裡真的很感動。

實在說，印度拉達克不是一個貧窮的地區，因為有佛法的薰陶，人民知足樂觀，外在的貧窮，並不影響他們內心世界的富有啊！



圖／道璞

另類財富

超越逆境

文／山茱萸



美國名模艾米·穆林絲，天生罹患「腓骨半肢畸形症」，從小雙腿截肢，然而她靠著過人的毅力，成為成功的運動員、演員以及模特兒，她的故事感動了許多人，她的信念也告訴大家「我們不需要迎合一般人所界定的美麗，美麗可以由自己決定」。

艾米從小就不服輸，她努力靠義肢學習走路、跑步，不僅在大學時破例獲准加入田徑隊，成為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首位雙腿截肢選手，更在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締造百公尺賽跑及跳遠兩項世界紀錄。

艾米說：「如果身為身障運動員，跑得比一個正常人還快，那她怎麼會是一名殘障人士呢？」就是這樣的樂觀、自信，一九九九年，英國鬼才服裝設計師亞歷山大·麥昆邀她參加時裝走秀。

擁有二十多雙義肢的艾米說：「這就是我美麗的雙腿。」她做了番逆向思考式的宣示：「一般人身高受限，透過不同的義肢，我想有多高就能有多高。」她還說：「真正的殘障是懷憂喪志。」

世上沒有不經歷挫折磨難就能一步登天的；成功，莫不是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奮鬥堆砌而成，只要肯堅持努力、堅持不放棄，就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人間福報

Merit Times
Australia

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IBAA)

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

Tel: 61(2)4272 0600 Fax: 61(2)4272 0601

E-mail: nantien@fgs.org.au www.nantien.org.au

肯定人間佛教 中國大陸迎佛光



【記者金錫卿宜興特稿】佛光人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遍布全球。「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佛光祖庭大覺寺，非常震撼！好像把總本山和佛陀紀念館搬了過來。」來自美國達拉斯的美東聯誼會副主委劉綺華說，吉祥問候語，秩序良好與議事效率，這就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國際佛光人。二〇一五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會日前於在中國江蘇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成功召開，這是佛光山在中國大陸首次正式公開舉行世界會議，在中國佛教史具有幾點重大、前瞻性意義。

兩岸關係新思維

佛光山在大陸舉辦佛教國際性會議，獲大陸國家領導人以及國務院國家宗教局、國台辦、外交部支持，根據國際會議的審批權限和舉辦類似活動的慣例，同意在宜興大覺寺舉辦。

舉辦。

大陸國家宗教局蔣堅永副局長、中國佛教協會學誠會長及宜興市政府王中蘇書記等中央、地方領導參加開幕式並致詞。會議結束後，宜興市政府組織接待全球佛光會員參觀旅遊。

「星雲模式」是人間佛教確立者

大陸國宗局蔣堅永副局長評價大虛大師是「人間佛教提倡者」，星雲大師則是「人間佛教確立者」。一九九二年星雲大師創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以來，國際佛光會以弘化為目標，以文化、教育、慈善等為切入點。

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倡導環保，開展國際救援及賑災，從事文化教育工作，舉辦學術交流，國際互助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財務長陳居表示，佛

光會員普遍素質高、年輕化與議事效率特色，與各地佛教徒交流，可相互提升。

佛教傳承中華文化復興使命

星雲大師與中國佛教協會有著深厚的法誼和殊勝的因緣。佛光山曾與中國佛教協會多次合作成功舉辦過大型活動，像是二〇〇三年迎請佛指舍利來台供奉、海峽兩岸大型佛樂演出、海南兩岸四地圓桌會議，合作舉辦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

今年又將迎來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於無錫召開，星雲大師相當看重此活動，再度應邀出席。大師表示，佛光人都要回宜興佛光祖庭看一看。讓海外華人認識中華文化，讓不同種族的佛教徒認識中國。對佛光人而言，宜興大覺寺尋根之旅，對佛光人具有特殊意義。

藝術天地

珍惜人生

文／邱鈺喬 作品／尤尉州

雙十節（周六）我起得很早，六點半就出門去，因為是個很重要的日子。

周五尤老師邀約去故宮看郎世寧的畫展，我說改下星期吧！明天我要參加八關齋戒，要先將身心安頓，擔心看展回來太晚，會影響明天的精神。

佛光山寶塔寺每個月都舉辦一次的八關齋戒，而寶塔寺因為有塔位，所以更是凡聖共修的道場。

有一天過堂用餐時，身邊坐著地藏殿的義工菩薩，我問師姐好嗎？師姐答：「今天很忙，有八罐。」我當下一時會意不過了，很認真的想八罐的意思，突然之間明白了，人

美味親情

爸爸的便當盒

文／宋玉嬌

我有一個很大的便當盒，我當它是傳家寶。它的外表凹凸不平，有著歲月踐踏的痕跡，它是爸爸上班時期使用的便當盒。

記得小時候最喜歡趴在飯桌前，看著媽媽將香噴噴的白飯盛入便當盒內，隨後淋上一匙滷汁，滷汁隨著飯香昇鼻，熱呼呼地往我的鼻子撲來，挑逗我的飢餓。接著媽媽會將兩、三樣配菜，整齊地鋪排在白飯上，似一幅田野圖片貼在飯盒裡。放涼後蓋上盒蓋，圖片變身為爸爸的便當盒，盒內的菜色，

↑全球八十個國家的佛光人，在開幕典禮中，高唱「國際佛光會會歌」。

圖／人間社記者周雲

加強世界佛教徒交流情誼

大陸領導人在國際間弘揚佛教具中華傳統文化重要地位的同時，也積極敞開大門，歡迎世界佛教徒到中國參訪。二〇一四年舉辦第二十七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首度在陝西法門寺舉行，抓住二〇〇六年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成功開局機遇，繼往開來。

誠如星雲大師為本次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會所題一筆字墨寶，佛教在這塊土地上充滿著「未來與希望」。



活著時是個人，死亡後只是個罐，我隨即說：「師姐，那辛苦了！」

八關齋戒或文最後有一段文字總是讓我動容，與大家分享：

「勿輕小罪，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剎那造罪，殃墮無間，一失人生，萬劫不復。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

我漸漸明白生命真的在呼吸間，更要珍惜此時人身，時時刻刻攝心守意，堅持淨戒。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啊！

也是當天飯桌上的風景。

我趁媽媽不注意時，忍不住拈了一小口偷吃，媽媽即時出聲制止，媽媽說爸爸在外面辛苦賺錢養我們，要記住爸爸的辛苦。於是我壓制著饞蟲，伸長脖子轉身望向洗著手的爸爸，焦急地等著爸爸擦乾手，坐上飯桌的那一刻。

爸爸退休了，便當盒跟著除役，孤零零地被收納在櫥櫃中唏噓著。

長期外食的我突然想要自己帶便當，徵求爸爸的同意後，便當盒便隨著我北上，正式進駐我的廚房。我拿菜瓜布細心清洗著便當盒，心中想著媽媽昔日是抱持什麼樣的心情，洗著爸爸的便當盒？如何變化菜色撫慰爸爸的胃？洗著洗著，我的動作愈發輕柔，深怕洗得太用力，把媽媽的柔情給洗散了。

我將媽媽包的粽子，脫掉棕葉擺入便當盒內，這是我第一次使用爸爸的便當盒。它跟著我從家裡蕩到了公司，雄踞公司大半個蒸籠，同事看見，直呼好大的便當，我笑地說：「是我的傳家寶。」

午餐時掀開盒蓋，有型的粽子降級成一團油飯。我拍照上傳臉書，很ㄍㄨㄥ的爸爸來電笑著說：「這麼舊的便當盒還拍給別人看，會笑死人。」媽媽接口說：「怎麼午餐只吃一個粽子？夠飽嗎？」

我邊看著便當盒磨損的傷痕，細細咀嚼著媽媽包的粽子，感覺就像還沒離家時，一家人圍著餐桌用餐，媽媽的愛，爸爸的情，由口中吞到心裡，化成親情的甜。

貧僧有話要說／十八說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文／星雲大師

後來，貧僧又拜訪好幾家在大陸知名的台灣寺廟，他們都拒絕接受我們掛單。到處碰壁多次以後，承蒙圓光寺妙果長老跟我投緣，大概也由於他的徒眾弟子中，如智道法師幫忙事先說了多少好話，妙果長老一見到我們，就悄悄跟我講，你可以住下來。有人這樣親密盛情邀約，我就這樣掛單在圓光寺裡。

這個時候，台中有一個《覺群》周報，是大虛大師在上海創辦，由大同法師把它帶來台灣，因無人編輯，要我前去幫忙。我只編了一集，聽說就受到安全人員監視。有人跟我警告，我也不敢再前往台中了。不過，為了佛教革新運動，鼓吹佛教走出山門，走向社會，剛巧在台北有一個《自由青年》周刊，我就不斷寫文章投稿。

不久，台灣的治安單位逮捕有匪諜嫌疑的出家人，包括慈航法師等一百餘人，都被囚禁起來。經過多人營救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敢替寺方再製造麻煩，只有幫忙寺方做一些苦行工作。一年多後，到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貧僧到了新竹青草湖擔任教務主任。

提倡體育 學生卻怕碰球

這是因為創辦人大醒法師中風臥床不起，不能語言，住持無上法師是一位頭陀苦行的行者，對教育他也不敢問問，就全權給我負責。

責。大概有六十名學生，四眾弟子都有，我請心悟、心然兩位法師，一位擔任佛學教師，一位擔任佛教史教師，我教授國文。其它的世俗學科，皆由當時石油公司研究所幾位科學家，如：李恆鉞《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的作者、程道猷等人教授。

我想革新佛教，需從教育著手，還是開始提倡體育。支援我的信徒，王鄭法蓮居士，從台北送來乒乓球桌、乒乓球和排球等運動器材。記得我拿了排球教學生們打球，所有的學生一個個都往後退，不敢碰球。我想想，真是感慨，當初年輕的時候做學生，想發揚佛教徒要有體育運動，遭受院方開除；現在我做了學院的負責人，提倡體育運動，學生不敢碰球。這個佛教革新，未來的前途又在哪裡呢？後來講習會搬去台北，我也藉此機會離開了。

雖然受警方監視，不過從青草湖開始，貧僧就到街頭講演，從事傳播佛教。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春左右，受到佛教派系的排擠，我才應宜蘭居士們的邀約前往講經。

區分神佛 讓佛堂變單純

當時，每周六舉辦念佛會，我為大家講說《普門品》，本以為也只是一個臨時幾天的過程，還是會要離開的；但是人的因緣，難以料定。講過之後，男女老少都再三挽留，幾乎跪地請求，不要我離開。（待續）

參禪參纏

回歸大地

文與圖／尤俠

